



王 甜
杨献平
纪莹

裘山山
卢一萍
王 龙

著

再上高原……………裘山山

冈底斯的高度……………卢一萍

察隅人物志……………王 龙

林芝手记……………王 甜

山南的边关……………杨献平

雪线风情……………纪 莹

雪线上的西藏

Tibet above the snow line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雪线上的西藏

裘山山 卢一萍 王 龙 著
王 甜 杨献平 纪 莹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线上的西藏 / 裘山山等著. - 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15.6

ISBN 978-7-5033-2567-0

I. ①雪… II. ①裘… III. ①报告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34427号

书 名: 雪线上的西藏

作 者: 裘山山 卢一萍 王 龙
王 甜 杨献平 纪 莹

责任编辑: 王大亮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装帧设计: 李 戎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jc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科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1/16

字 数: 330千字

印 张: 26.25

印 数: 1-5000

版 次: 2015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567-0

定 价: 40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*再上高原 裘山山 / 001

- 003 西藏，西藏
- 007 风雪高原
- 013 山顶上的哨所
- 021 西藏的树
- 026 青春守边关
- 038 吟唱高原
- 049 守望318国道

*冈底斯的高度 卢一萍 / 061

- 063 岗巴营散记
- 076 谁能上到查果拉
- 086 扎增的梦想
- 092 乃堆拉的日常生活
- 100 张建刚的生死往事
- 108 雪崩
- 120 为了爱，喜马拉雅也不遥远
- 134 老汽车兵郭元锋的军旅梦

* 察隅人物志 王 龙 / 143

145 充满忧思的征途

一段不愿提及的伤痛
一种刺痛心灵的评价
一次弥足珍贵的留学
一个永生不忘的苹果

160 原始部落走来的“国防家庭”

从一群牛说起
一张被摸黑的画像
傜人跪留解放军
一个家族的传奇
从放牛娃到上校军官
“编外指导员”

185 如果我没有惊天动地

高原骆驼刺
血性坐标
兄弟英雄

* 林芝手记 王 甜 / 195

197 在高原，像植物一样生长

200 有氧爱情

207 一个兵的迷彩八年

214 指导员就是“熊孩子王”

222 “英雄少年”的从军路

227 把当兵当成好玩的一件事

232 悲情迷彩

238 真正的发明是打动人心的

243 作为范本的刘战

248 高原“文艺范儿”

252 以枪之名

257 高原有多高

* 山南的边关 杨献平 / 265

- 267 隐忍的内心
- 276 雾中的旺东
- 285 哨所生活
- 291 人人都有一颗心
- 297 金布山之心
- 304 他们的故事
- 311 另一种人生
- 316 神枪手和暴风雪
- 324 空中的道路
- 334 山南的念想

* 雪线风情 纪莹 / 339

- 341 小兵渊博的大梦想与小现实
- 347 幸运的德庆
- 356 一个特种兵的骑行
- 361 鲁班长的“加强班”
- 373 郭良团长
- 378 爱情海拔
- 384 里孜二连的全国人大代表
- 390 “牦牛司机”
- 398 那一抹柔情边防
- 409 我的家乡在日喀则

再上高原

裘山山

ZAISHANGGAOYUAN

QiuShanshan

西藏，西藏

风雪高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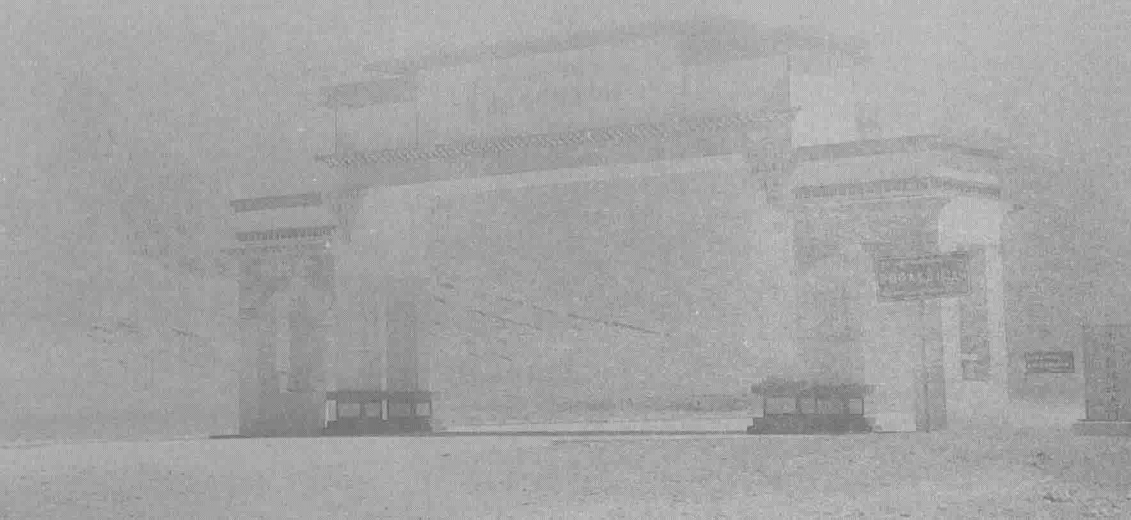
山顶上的哨所

西藏的树

青春守边关

吟唱高原

守望318国道



QiuShanshan



裘
山
山

裘山山，作家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我在天堂等你》《春草》等5部，中短篇小说集《白罂粟》等7部，散文集《从往事门前走过》等7部，长篇纪实散文《遥远的天堂》《亲历五月》等2部，长篇传记文学《隆莲法师传》等2部，以及电影剧本2部。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、冰心散文奖、四川省文学奖、巴蜀文艺奖以及夏衍电影文学剧本奖等若干奖励。现为中国作协全委委员，四川省作协副主席，成都军区文艺创作室主任，《西南军事文学》主编。

西藏，西藏

我曾和朋友说，我第一次进藏就已经30岁了，而且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，否则我会申请调进西藏工作的，至少干个10年。我喜欢那个地方，喜欢那里透彻的阳光、晴朗的天空、绵延的雪山、博大的静谧、深远的神秘。如果我说我和西藏相见恨晚，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。只是很多人都这样说了，我就不再说了。我只跟我自己说，我只跟我自己后悔。

我也不甚清楚，西藏为何对人们有如此大的吸引力，令如此多的男男女女着迷。

其实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文字描述西藏：它位于中国西部，北纬26度50分至36度53分，东经78度25分至99度06分。它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，境内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有50多座，其中8000米以上的有11座。气候寒冷、气压低、空气稀薄，与印度、尼泊尔、锡金邦、不丹和克什米尔接壤。素有“世界屋脊”之称。

但凡去过西藏的人，没有一个会用这样的文字去概括它。他们会搜尽所有美好的词汇形容它，再搜尽所有热情的词汇表达对它的爱。我从与人们的交谈中，从一些散文随笔中，从网上网友们的聊天中，从行走途中的耳濡目

染，都能深切地体会到人们对西藏的那份儿热爱。尤其是近几年，随着旅游的升温，西藏已经不是热，而是烫了。人们说到西藏，总喜欢用“向往”这个词，或者“梦想”这个词，令西藏之旅在尚未启程时，就已涨满浪漫和激情。

而且，人们走进西藏后，都会变得纯净、善良、坚强，变得感情丰富，变得浪漫。困顿的生命也会在那一刻挣脱束缚，自由灿烂地绽放。高原的神奇不是反映在人们的眼里，而是反映在人们的血液里、心灵里。

我还发现，真的喜欢西藏的人，是不用言语的，而是用行动，就是说，他会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去。不似别的地方，去过了，说两句赞美的话就了了。西藏会让人产生难以割舍的爱。

这真的很特别。我虽然去了多次，也没想清楚这个问题。连我自己到底为什么喜欢西藏，也不甚清晰。我只是觉得，那里令我感到亲切，那里令我安宁，那里有一种熟悉的气息环绕着我，让我有回到故乡的感觉。每次离开那里回到原处，总有很长一段时间会无所适从。

那个离太阳最近的地方，那个有雪山有森林有大江大河的地方，那个天荒地老日月同辉的地方，真的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灵魂故乡吗？我不敢确定。

我只知道，西藏，与我的梦境相吻合。

一般人爱西藏，都多多少少能说出自己的原因。西藏的确是个充满魅力的神奇的地方，诗人能在那里寻找到梦一般的意境，画家能在那里发现诗一般的色彩，歌唱家能在那里唱出天籁般的声音，舞蹈家能在那里找到飞翔的感觉。

可是我知道，有一群人，他们爱西藏没有理由，他们走进西藏不是选择。他们对西藏的爱，不是源于感情，而是源于责任。



雄伟的布达拉宫

他们就是西藏军人。

当西藏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，当西藏被越来越多的人向往时，他们却始终显得很特别。因为他们奔赴高原，不是为了好奇，不是为了风景，不是为了丰富自己的阅历，不是为了写作，不是为了舞蹈，不是为了绘画，不是为了音乐，不是为了自己的任何愿望。甚至，他们奔赴高原并非己愿。但他们一旦去了，就会稳稳地站在那里，增加高原的高度，增加雪山的高度。他们从不表达他们对西藏的爱，因为他们和西藏融在一起。

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感情，与一个人和一个人的感情是相似的，有一见钟情的，也有日久生情的。我想西藏军人对于西藏，属于日久生情。

当我们的车离开拉萨前往日喀则时，我从窗外掠过的街景中，一眼看见了矗立在街头的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纪念碑。它挺立在高原的阳光里，挺立在拉萨河的北岸，一如我前几次看到的一模一样。我的心在那一刻又疼了一

下。每次都如此，每次我都会在那一瞬间，举行我自己的默哀仪式。

也许这座纪念碑立在这里，已经被大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，熟悉到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。所谓熟视无睹，就是这个意思吧。20多年了，恐怕连它自己都习惯了，每天默默地看着身边来来去去的各种车辆，大货车小卧车越野车马车三轮车，车轮滚滚，成千上万次地碾过路面，腾起的灰尘一次次落下，落满肩头……可是我一看到它，依然会心疼、难过，依然会想起牺牲在筑路中，尤其是牺牲在川藏线上的那些烈士们。我总是想，那些在修路中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，他们的灵魂一直在注视着这条路吗？

纪念碑的碑文，有如下字句：

川藏公路东至成都，始建于1950年4月；青藏公路北起西宁，动工于1950年6月。两路全长4360余公里，1954年12月25日同时通车拉萨。

世界屋脊，地域辽阔，高寒缺氧，雪山阻隔。川藏、青藏两路，跨怒江，攀横断，渡通天越昆仑，江河湍急，峰岳险峻。十一万藏汉军民筑路员工，含辛茹苦，餐风卧雪，齐心协力，征服重重天险。挖填土石三千多万立方，造桥四百余座。五易寒暑，艰苦卓绝。三千志士英勇捐躯，一代业绩永垂青史。三十年来，国家投以巨资，两路已经改建。青藏公路建成沥青路面。高原公路，亘古奇迹。四海闻名，五洲赞叹。

其中说“三千志士英勇捐躯”，实际上据我所知是不止的，仅川藏公路牺牲的官兵就有4000之多。我曾在书中写到具体数字，我想再一次把它写下来，即在修筑川藏线的四年多时间里，牺牲的官兵为4963人。

风雪高原

我们在帕里拐弯儿，上山。

山口海拔4700米。老天忽地又阴了。阳光来过又走了，好像急着把天空让给雪花。雪花细细的，却冷到极致。时令是5月初夏。气温大约在零下5摄氏度左右。对我来说，已经是冻了。

下车，看见山上早已站了很多兵，在警戒。这是按规定布置的，我们不能发杂音。可是站岗的兵都穿着夏常服，脸和手都冻得通红。而他们的大衣，放在一排排的凳子上，大概是为我们预备的。我就想说点儿什么。我问两个站在地图边上的兵，冷吧？他俩一起说，不冷。怎么可能？我正想“干涉”一下，让他们把大衣穿上，忽听有人一声吼：把大衣都给我穿上！

原来是工作组的崔大校。兵们得了长官的命令，纷纷跑来，把大衣穿上，再跑回到哨位上，站得更直了。

这里距边界仅仅五公里，五公里之外，对方部署了不少兵力，故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崔大校率工作组开始工作，我就找战士聊天。两个扶着地图的战士，一个是重庆长寿人，一个是贵州人，都只有19岁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。在他们的脚下，我看见几朵蓝紫色的和黄色的小花，从薄薄的雪里



飞向高原

探出头来。我在查果拉的山坡上也见过这样的小花，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，只知道属于蕨类，生命力很顽强。那么高的山，那么冷的山，那么干涸的山，它们依然能存活，并且开花。它们就像这些兵。兵就像这些花。

我们聊天的当儿，有个不丹商人背着背囊从我们身边走过。他看我们一眼，没有笑容，有一小点儿谨慎。战士告诉我，这里常有对方的人进入或出去。不丹商人到帕里镇做生意，只要在镇上公安部门办理简单的手续即可。每年春、夏、秋季，大约有1500多人次的不丹商人来到这里，他们带来了炒米、手表、草药等货物，换走热水瓶、胶鞋、调料等日常用品。只要他们守规矩，我们都不会干涉的。我们的边境政策历来是“与邻为善，以邻为伴”，“睦邻，安邻，富邻”。

两个兵始终有些拘谨，话不多，我就找话说。我说，这地图不是有支架吗？你们干吗还扶着啊？他们回答说，风一来就会吹倒的，山口的风很大。

哦，我把风忘了。别看它没影儿，却是威力无穷。风雪高原，风排在前面呢。若没有风，仅仅雪，高原不会那么冷的。一旦有了风，风搅动雪，雪渗进风，顿时天寒地冻，肃杀一片。有多少人就在这样的风雪中献出了生命。

帕里有个叫堆那的村庄，有一年，六个年轻军人，就是在从堆那前往边境的路上遭遇了雪灾。当时他们探亲返回连队，车到堆那时，忽然下起了大雪，大得不得了，完全看不清路了。当时也就10月，在内地还是金秋。可那场大雪，却像是腊月里的。他们坐的车不能再走了。他们就下车步行。他们不想超假，而且他们还觉得，不是就二十多里路吗？花个半天时间就能走到。他们低估了高原的风雪，当然若没有风雪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更长的路也没问题。

或者他们也估计到了风雪，但想以青春和热血与之抗衡。他们就开始走，或者叫跋涉，越走越艰难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全身的力气。在茫茫雪原上，他们变得越来越渺小，越来越脆弱，体内的热量渐渐耗尽，寒冷更猖獗地向他们进攻，更猖獗地包围他们，吞噬他们，最后，他们终于倒下了……两位牺牲，另外四个人严重冻伤，后来分别做了截肢手术，有的是脚指头，有的是脚后跟，最厉害的一个截了小腿。

冻伤的，毕竟还留下了性命。还有多少人，就在一瞬间被风雪高原吞没？

我们军区记者站的记者胥晓东告诉我，他有一回从亚东出来到帕里，雪很大，跟在他们后面的一辆空军的车翻了，车上一家三口，加上司机，全部遇难。男的是亚东某空军部队军官，他的妻子和孩子进来探亲。也许是太冷了，孩子幼小的肺经受不了高寒带来的极度缺氧，想出去；也许是妻子假期

到了，回单位超假了要挨领导的批评，想出去；也许是家里有老人，老人害怕儿女不在身边时的孤独，等着他们回去团圆，总之，他们急于走，却因为大雪，一直不敢走。那天看见胥晓东他们的车出发了，他们就跟了上来，想有个伴儿，一起走。胥晓东为了关照他们，还让他们走前面。在雪地上开车，有经验的司机都知道，前面好走，因为雪是松的，不滑。但那位空军军官谦让，让他们走前面。两家彼此推让了好一阵，最后还是胥晓东他们走在了前头。谁曾想，走在后面的他们，真的发生了不幸！车子坠下了悬崖……

胥晓东说，我当记者，出过无数车祸，不下10次吧，但这一次是最难过的。我老是感到内疚，到现在一想起来还是内疚。如果那天我不急着走，他们也许就不会走。唉！

我不知道那家人都叫什么名字，是哪里人，孩子多大，孩子的母亲是做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急着走，一切都只能揣度。我只知道，那是个军人家庭，那个家庭就那样葬在了高原。还有那位司机，那个年轻的士兵，他也留在了高原。从此，在仰望高原的目光中，又多了几双含泪的眼睛。

还有一个关于风雪高原的故事，与两位年轻士兵的生命有关。

有一年春节前，驻守在肖的边防连，派出五人前往团部领过年物资，一个排长，带着四个兵。他们高高兴兴地去了，领了很多东西，还有这段时间积压的报纸、信件，又高高兴兴地往回走。车到格金山时，大雪把路封死了，车过不去，就像我们今天这样。我们在等推土机开道，他们不可能。他们想，不就是30多里路嘛，车过不去就走回去吧，全连官兵等着我们呢，等着我们带回东西一起过年呢。

于是他们五个人就背着东西开始走，不想没走出多远，又一场更大的雪从天而落，风雪交加，天昏地暗，简直看不清道路，气温降得更低了，寒风刺入骨髓。他们走了大半天，也没走出去几里路。一个战士先病倒了，急性



在山南